



信使

魏亮

我所居住的小区里,种了数棵玉兰树。平心而论,平时,我真的很少关注小区的玉兰树,无论是在小区散步,还是上下班,我经常在玉兰树旁边经过,我仿佛把它忽略了,但并不影响我创作《玉兰花开了》这篇文章的热情。

今年初春,儿子在小区篮球场打篮球,到了中午的饭点,我去篮球场叫儿子回家吃饭。我和儿子归家途中,儿子抬头指着步道旁的一棵树对我说:“爸爸快看,这棵树怎么只有花,没有树叶呢?”我顺着儿子手指的方向,一看,原来是玉兰树开了,玉兰花有单一纯白色的,还有单一玫瑰色的,更有两种颜色相间的。此刻,有的玉兰花的苞芽已钻出树枝,像枣核的形状插在枝丫顶尖,有的玉兰花已经绽放,有点像喇叭花的形状。对于儿子的疑问,我也不知道,只好对儿子说,回家查查电脑就知道了。

午饭后,我在电脑中查到:玉兰花是多年生木本植物,春天在树上开花,开花时树上没有叶子,只有花。我还是一知半解,在我的记忆中,玉兰树是有叶有花的。

儿时,父亲经常带我去城里玩,有一条街道名叫:玉兰路。玉兰路两旁是整齐的玉兰树,树很高大,玉兰树的叶片很厚,正面绿油油的,很光滑,背面呈褐色,略显粗糙。玉兰树的花是白色的大花苞。

上初中时,每到放假,我就去外婆家住上一段时间。外婆家旁边住着陈爷爷,他那时已有八十多岁了,但他面色红润,走路很快,精神状态极佳。他家的院子里有两棵玉兰树,那时,我比较调皮,经常去陈爷爷家摘玉兰花。陈爷爷看见了,也不恼,脸上总是挂着慈

祥的笑容,有时,还提醒我爬树小心些。洁白的玉兰花的花蕊是黄色的,我近前一嗅,有一股香气,清雅却执着,从鼻腔钻进肺腑。回家后,我把洁白的玉兰花放在一个盛有水的塑料杯中。直到玉兰花变黄,蔫了,我才依依不舍地将其扔进垃圾桶内。

我上大学时,班上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。有个女同学让我印象深刻,她名字叫玉兰,人如其名,她的皮肤白皙,像极了洁白的玉兰花。大学所学专业有必修课程,有一门叫写作学课程,授课讲师要求每位同学一个月交一篇作文,玉兰同学写了篇《我和玉兰花》,这篇被教写作课程的讲师在班上当作范文朗诵并分析写作手法。文章文笔优美,玉兰开头通过自己名字由来引开,运用拟人、比喻、排比等多种修辞手法,不仅写出了玉兰花清新脱俗的美,还引申出玉兰花冰清玉洁的品质,至今让我印象深刻。我课余爱好写作投稿,玉兰同学也想投稿,因此我还跟玉兰同学成了好朋友,经常一起交流写稿投稿的经验和技巧。

在回忆与玉兰花相关的那些人、那些事的过程中,我的思绪回到电脑屏幕前,查找的资料中,还有一点让我吃惊,原来玉兰花还可以用来做美食,玉兰花裹面粉油炸,极香。玉兰花因肉质较厚,具有独特的清香,清代《花镜》谓:“其瓣择洗清洁,拖面麻油煎食极佳,或蜜浸亦可。”古人也喜欢玉兰,栽在前庭后院,寓意为金玉满堂。此刻的玉兰花,在我心中,不但有了风情,更有了风骨。

早春,玉兰花期如约而至,灿烂至极,似有抱柱之信。它就如报春花般,提醒人们春天来了。我们应该坐上春天的列车,奔驰而行,驶向幸福和诗意的远方!

春之见悟

徐以成

四时更替,春季已至,天暖极了。春日融融,春风徐徐,春雨绵绵。春回大地,带给人间勃勃生机,天地充满清新气息。

你看那辽阔的大地上,小草是多么绿,漫山遍野绿油油;看那苍翠的柳树,枝叶多么嫩,芽儿多么新;看那满园的桃树,花朵朵那么鲜艳,那么迷人;再看那河边的青蛙,正鼓着它那雪白的肚皮,呱呱地叫得多欢啊;再看那屋檐的小燕子,叽叽喳喳不知正唱着什么呢?这些,不都是春天独特的杰作吗?

春是复苏的象征。一年之计在于春,告别了冬的严寒和萧条,春是何等的温馨和惬意。春的野外是最好的疗养所和保健所,人们当然不会错过这一良时和佳境。和风暖阳轻抚,花草散发清香,足以令人沉醉。在山间或田野踏青,人们纵情地唱啊跳啊,尽情享受大自然赐予的良机,与春光融为一体,画面多美!

踏歌而行

曾福来

马年的新春,梅柳生枝,风光胜旧,神州大地到处洋溢着一派祥和的气息。

春天的风是美好的。空气中弥漫着温柔,充斥着春天的气息。在春天里最有诗意的就是春风了,“吹面不寒杨柳风”“二月春风似剪刀”“春风十里扬州路”“桃花依旧笑春风”……春风,不仅给万物以生机,而且更让人牵动对美好的向往和遐思。

春天的脚步,春天的声音,春天的颜色,春天的温暖,交汇成春天的心态。带着春的梦想,闻着春的气息,听着春的声音,迈着春的脚步,去演绎春天的故事。一路春风一路歌。

站在时光深处,回味曾经走过的岁月,经历了多少人!多少事!酸甜也好,苦辣也罢,终究成为过去。有些事我们应该把它尘封,有些事我们必须刻骨铭心地把它记住,而有些事我们必须把它碾碎如泥!

春是诗意的时节。春的诗不胜枚举、朗朗上口:“二月春风似剪刀、春风又绿江南岸、春眠不觉晓、春雨贵如油、最是一年春好处、春来江水绿如蓝……”春最有画面感,最富书写欲,因此春的诗最易寓于写景、咏物、抒情、传情,古往今来,古今中外,概莫能焉!

春是朝气的化身。四季之伊始为春,人生之前期曰青春。春种五谷,春播希望,春藏绿色,春华过后方有秋实,春光逝去方有老成。春总是美好的含义,向上的标志。即便春也略有些青涩,稍有些稚嫩,却不掩盖其光明,不阻碍其前途。春风得意,逢春则喜,遇春则庆!

最完美的人生莫过于,长在春风里,正值青春期!多宜人的春景图!多撩人的春气息!多动人的春之美!春于景于情就是这么完满,叫谁如何不深爱呢?!

人生的列车还没到终点,我们继续向前,还在路上。不要幻想什么海市蜃楼,不要幻想什么岁月静好,一切得靠自己奋斗拼搏!要直面生活的现实和压力,放下无谓的面子,放下无用的抱怨,向着远方的明亮,不遗余力地前行。

征途漫漫,惟有奋斗!别担心明天不会更好,别担心人生路上没有风景。生活总有风雨。无论有多难,都要乐观地面对,带着笑容勇往直前。花开花落,那是起伏的人生;春去春回,那是别致的风景!有好心态,才能有好状态!无论人生到了哪个阶段,心中都要有诗意和远方。只有内心丰盈,才能让自己强大!

星光不问赶路人,时光不负有心人。没有等出来的成功,只有干出来的精彩!风景,因走过才美丽;人生,因努力而精彩!就算不成功,又何妨?起码,你不负韶华,没浪费这大好春光!

亲情

倾听时光

马先勇

九十八岁的母亲已失明二十多年了,逢年过节,于她不是欢聚,倒像一道需轻迈的旧门槛。远处鞭炮闷闷地荡开,孩童笑语隔水似地飘来,她便微微一颤,枯枝般的手摸索着床沿,轻声一叹:“都这把年纪……也该轮到我了。”那叹息里没有恐惧,只有岁月熬成的淡然,与一丝或许她自己都未察觉的、对光阴的贪恋。

她的四季,是用皮肤与疼痛来丈量的。冬天,她将自己一层层裹起,行动迟缓如冬眠的虫。夏天,风与凉气是禁忌,会唤醒蛰伏在关节里的酸楚。唯有不冷不热的时节,那张紧绷的、布满皱纹的脸上,才会掠过一丝类似舒展的涟漪。从前,一只红色小收音机是她忠实的伴,日夜淌着啾啾呀呀的庐剧,填满无声的空白。柜上的小闹钟嗒嗒走着,她却总听不清报时的细语,只反复地问:“到数九了吗?春天什么时候来?”她的等待,是一种焦灼的平静。仿佛在等一个既定的结局,又仿佛祈祷那结局慢些,再慢些来。

常年卧床让她的身体日渐枯萎。十多年的光阴过去,如今只剩一副薄如纸片的骨架。日常一切,皆交予他人之手。每天清晨,我将她缓缓扶起,搀到卫生间洗漱,引至桌旁坐稳,系上围兜,让她一勺一勺吃或喂饭。餐毕,又小心送回床上。日复一日,照料这样的老人,需要足够的耐心与静默的信念。

母亲的一生,是跋涉过苦难长河的一生。二十三岁那年,她从滁县来到肥东,像一粒被风吹送的种子,在此扎下根须,一驻便是七十多年。从对农事一窍不通,到弯腰在田埂间娴熟地插秧割稻,她用单薄的肩,扛起了整个风雨飘摇的家。大集体时代,家中缺劳力,工分寥寥,粮食总是不够。记忆里常有寒夜或春荒,一家人围坐着,一天只吃两顿,胃里空落落的,心里却因彼此的依偎而存着暖意。那些曾与她一同在日头下淌汗、在田垄间说笑的乡邻,大多已先她而去,成了她絮絮回忆里一个个模糊的名字。说到动情处,浑浊的泪便漫出深陷的眼窝,她喃喃:“人老了,真是作孽。”

2002年,她离开生活了半辈子的村庄,搬来县城。县城于她,始终是客居。她的魂仿佛还留在乡下那排亲手垒起的土坯房里,留在村头老槐树下,留在那些早已散去的炊烟中。她心心念念的,不是未来的时日,而是回不去的往昔。

逢年过节,老家的侄孙们提着糕点水果来看她。他们围在床边,听她用微弱却清晰的声音,回溯几十年前的旧事。哪一年收成好,哪一季雨水足,谁家嫁女摆了桌,谁挖河渠时崴了脚……往事在她唇齿间鲜活起来,滔滔不绝,恍如昨日。她能说上一两个小时,枯瘦的手指在空中比划,仿佛真能触到那些逝去的场景。客人们要走了,她声音里便透出浓浓的不舍,手摸索着去抓那即将抽离的衣袖。待房间重归寂静,一种巨大的空茫便沉沉落下。她知道,他们的世界广阔而忙碌,有无数明天可奔赴;而她的世界,只剩下这一方床榻,和窗前流过的、看不见的天光。

我坐在她身边,握着她枯枝般的手,心里蓦然响起那句:“父母在,不远游。”如今,她是那棵深扎在我生命原点的老树,而我,是绕树徘徊、不敢远飞的鸟。工作再忙,琐事再多,也要回来,坐在她身旁,听她重复那些早已听过千百遍的絮语。那些话语,是她与这世界最后的、最坚韧的连线,也是我确认自己来处的坐标。

窗外的雪花悄悄落下,无声无息。母亲在睡梦中发出均匀而轻微的呼吸。我凝视她安详又遍布沟壑的脸庞,心中没有答案,只有一片温润的酸楚。来年春天,柳树会发芽,小鸟会啼叫,田野会再次绿遍。而来年的今日,母亲是否还在呢?